

Lyn Hamilton

(加拿大) 林·汉密尔顿 著

程维勇 宋宝华 译



非洲之旅

考古谜踪



军事谊文出版社

非洲之旅

——考古谜踪

(The African Quest)

(加拿大)林·汉密尔顿 著

(By Lyn Hamilton)

程维勇 宋宝华 译

军事谊文出版社

The African Quest
Copyright © 2001 by Lyn Hamilton
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The Military
Publishing House of Friendship & Literature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ella Pomer Agency, Inc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非洲之旅: 考古谜踪/ (加) 汉密尔顿著; 程维勇,
宋宝华译. —北京: 军事谊文出版社, 2005.1

书名原文: The African Quest

ISBN 7-80150-326-0

I. 非… II. ①汉…②程…③宋… III. 长篇小
说-加拿大-现代 IV. 1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83567 号
书名: 非洲之旅——考古谜踪

译 者: 程维勇 宋宝华

出版者: 军事谊文出版社

(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)

(邮编 100011)

发行者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者: 天利华印刷厂印刷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版 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张: 8.25

字 数: 179 千字

印 数: 1-5000

书 号: ISBN7-80150-326-0/K·5

定 价: 15.00 元

与本书有关的历史大事年表

公元前

12 世纪 腓尼基人在东地中海创立自己的文化

1100 年 - 1000 年 腓尼基人在地中海地区开始扩张

820 年 - 774 年 提尔的皮格马利翁统治时期

814 年 伊利莎从提尔逃出并创建迦太基城（卡尔哈达特）

600 年 - 300 年 迦太基与希 600 年 - 301 年 腊交恶

333 年 - 331 年 提尔遭围攻，333 年 - 332 年 亚历山大
大帝攻克提尔城

310 年 - 307 年 西西里西那库斯君主阿加索克莱斯入
侵北非，进攻迦太基

309 年 - 308 年 迦太基守城将领包米尔卡发动军事政
变未遂

263 年 - 241 年 迦太基与古罗马爆发第一次布匿战争

218 年 罗马帝国将领汉尼拔再次入侵北非，219 年与
迦太基爆发第二次布匿战争

149 年 - 146 年 第三次布匿战争

146 年 迦太基城陷落，城市被毁，迦太基沦为罗马帝
国属国

公元

438 年 汪达尔人占领迦太基城

533 年 拜占庭人统治时期

647 年 阿拉伯人统治时期

797 年 哈夫斯等王朝交替时期，798 年 哈夫斯王朝正式定都突尼斯城

1574 年 突尼斯沦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

1881 年 法国入侵突尼斯，1882 年 1883 年突尼斯成为法国的保护国

1956 年 突尼斯独立，1957 年 哈比卜·布尔吉巴任第一任总统

1964 年 布尔吉巴宣布对法国殖民者占有的土地实行国有化

1987 年 本·阿里出任总统



第一章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这个小小的旅行团确实是一个奇特的、鱼龙混杂的群体，我们中间有些是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，有些则是无赖的市井小人，而且其中至少有一个人，犯有谋杀罪。

至于我们这伙人怎么会走到一起来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怎么会凑到一起来的，是因为由我担任领队，组织了一次短期的考古旅行。这次旅游很不成功，但这次经历却揭示出贪婪和妄想可以使有些人步入歧途，甚至堕落到鬼迷心窍的地步。这次经历还使我看到许多普普通通的人，在必要时会显示出大无畏的精神，而有些貌似温良的人，骨子里却是居心叵测。

我讲的故事中，许多情节都是真实的，当然和通常的故事一样，是通过我这个讲故事的人的回忆和筛选后讲述出来的。

“我正在想……” 克莱夫·斯温说道。克莱夫·斯温是我的前夫，在经历了一系列令人心酸的不愉快事件后，现在已成为我事业上的伙伴。

“别自找麻烦了，克莱夫，” 我私下想道，但我并没有把这个不赞成的想法说出来，除了上述关系外，还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莫伊拉的情人。



“我正在想……”他又说了一遍。克莱夫和我合开了一家古玩店，店名叫麦克林托什—斯温古玩店。他对怎么经营这古玩店出了不少新点子，他这个人就像是间歇泉，隔不了多久就会涌出一个新想法，这是他的特长，而我则辛辛苦苦地干了大量实实在在的事。

我瞥了一眼亚历克斯·斯图尔特，他对克莱夫的话似乎很不以为然地冷笑了一下。亚历克斯·斯图尔特是我的一位挚友，已经退休。他每周到古玩店来四天，帮助店里做些琐事。有时我真有点弄不明白，亚历克斯和克莱夫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，但却相处得非常好。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，店里养的一只名叫戴塞尔的黄猫，它对谁都是嗤之以鼻，只有对克莱夫十分温顺。当克莱夫·斯温说话时，戴塞尔仰望着他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表示它对克莱夫的话十分赞赏。我的朋友中唯一和克莱夫合不来的人是罗布·卢齐卡。他是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成员。罗布和我是好朋友，有时我曾想过，要不要使我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，但这不过是随便想想而已。我对他有好感的原因之一，很可能正是由于他通常不怎么赞赏克莱夫的意见。

“我们的店必须成为古董行业中的首选，对吧？当人们想要购买古老的家具或者装饰古色古香的居室时，他们想到的第一家古玩店应该是我们的店。”克莱夫说道。克莱夫提出的不是一个疑问，而是一个结论。他最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进行市场调查，从此以后，他的话里总是离不开什么“营销理念”、“扩展销售网点”以及“市场份额”之类的专业名词。他认为发展我们的事业应该有战略眼光。

“为此，我有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主意。”他有意停顿了一下，以增强他说话的效果。“请等一等，劳拉，”他脸上挂着

灿烂的笑容接着说道。我静静地等着他往下说。

“组织一次考古旅行！”他得意地喊道，“绝妙的主意，是不是？这是我所有的好主意中的一个。我们可以在店里搞几次宣传和促销活动，准备些酒水和小奶酪之类的点心，让顾客们随意取用，听取我们介绍考古旅行的计划，还可以在店内随便转一转，这样他们也许还会在店里购买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。我们还可以在旅游导报之类的报刊上为考古旅行做些宣传，这样要不了多少时间，我们就可以搞定一切，组织起一个考古旅行团。在出发之前，可以举办几次讲座，介绍旅行中他们将会看到些什么，讲座地点当然还是在我们店里——这又会提供一次机会让顾客购买我们的东西——然后是一周到十天的有趣的参观旅游，由专家——那就是你，劳拉——作领队，帮助他们选购古董，把大件物品运回国内。虽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炫耀之处，却是颇有吸引力，它将成为他们一生中难得的一次旅游。你认为怎么样？”

“我想这是个不坏的主意，克莱夫。”我让步了。

“我知道你会赞成的，”他说道，“你发现它的妙处了吗？我们这次旅游用不着花什么钱。旅游团的费用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费用包括在内，你在外面还可以为店里采购一些东西。要是团里的人购买的东西多，我们还可能获得一个免费的集装箱。好极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去哪儿呢？”我问道。我知道反驳是无用的。“去伦敦怎么样？我们可以去维多利亚—艾伯特博物馆，那里有一个古旧家具陈列室，让大家见识一下，什么是真正珍贵的古家具。还可以去剧院，或是在优雅的庭园内，享用手推车送来的茶和烤饼、奶油还有草莓酱。”我开始喜欢他的这个主意了。



“那太乏味了，”他回答说，同时还挥了挥手。

“好吧，那么，去法国。首先去巴黎。那里有的是美佳肴和高雅艺术，此外还可以逛一下蒙特勒伊的跳蚤市场和孚日广场。我们再花几天时间去普罗旺斯，那里有很多古老的村镇，也许还可以住在阿维尼翁或是农舍里……”

“法国去得太多了，”克莱夫毫不犹豫地打断我的话头，好像只有他最正确。

我叹了一口气，“那么罗马怎么样？罗马总不错吧？在那冯纳广场喝一杯热牛奶咖啡，然后悠闲地逛逛广场周围的古董商店和市场，再去一趟佛罗伦萨，那里可是古风盎然……”

“太一般化了。”他嗤之以鼻。

罗马？太一般化？他抓住我的胳膊，把我领进办公室。我们在办公室的墙上保留了一幅世界地图，图上钉了不少彩色的钉子，标明我们在世界各地的销售点。当然现在我们已经用电脑来做这些事，这幅地图实际上已经用不着了，不过我们觉得它挂在那里挺好看的，所以就把它留下了。至少我是这么想的。

“我们应该找更富于异国情调、别人不大去的地点，”他说道，“我们这个行业要取得成功，不是跟随当前的潮流，而是要领导新潮流，是不是？”他的手在地图上划来划去，在阿富汗停了两次，然后指着利比亚。

“太危险了。”我坚定说道。

“这里！”他喊了起来，他的手指指着非洲北海岸，“当然是这里。突尼斯的麦地纳，巴尔多的镶嵌工艺，再花一点时间去游览迦太基古城遗址、凯鲁万的清真寺，还有那个在沙漠中的古罗马城，叫什么来着？好像叫马尤斯、杜加。你

记得那些地方的。”我装作茫然的样子。“你肯定记得的，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用挑逗的眼光斜视着我，“在旅馆的花园里，粼粼碧波上泛着月光，你在我的怀抱里。”

我当然记得。大约 20 年前，克莱夫和我曾在突尼斯共度蜜月。我认为那里的清真寺、遗址和月光等等都很不错，可是对我来说，这次旅游最深刻的印象是我发现嫁错了人，虽然过了 12 年之后，我才采取挽回的措施。现在的问题是：不管是否与克莱夫一起去，我还愿意旧地重游触景伤情吗？

“想到到处都是蓝色和白色砖瓦的北非景观，”克莱夫继续说道，他的话使我的思绪回到现实中来，“想想那些可爱的金属鸟笼，可能没有什么用处，可是它做得那么精巧，人们会非常喜欢它们的，还有琳琅满目的铜制器皿，那些雕刻和镶嵌得美奂绝伦的小盒子。我们可以好好布置一下店里的展室，顾客们对这些东西会爱不释手的。还有北非的地毯，我们店里需要进好多地毯，正如你说的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出的地毯近来不大好卖。妙极了。”他说道，“你同意吗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“妙极了，”我回答说，一面朝亚历克斯·斯图尔特耸耸肩。我猜测克莱夫提出的什么考古旅行绝对不会成行。因为和往常一样，克莱夫·斯温的热情总是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要不了多久，他又会去琢磨别的什么事了。即使真的要这样做，也还说得过去。事实上，我们确实一直在想给店里再进些新货，而且就我个人来说，能有一两个星期避开克莱夫·斯温和他的层出不穷的绝妙的主意，真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。我不得不承认考古旅行确实不是一个坏的主意。

“我通常不参加这种旅游，”一位瘦小而又温文儒雅的妇



女对与她一起参加考古旅行团的同伴说道，她的语气里暗示这种旅游对她来说未免有些有失身份。“我丈夫活着的时候，每次到国外进行商务活动，总是带我一起去，当然一切安排都是最豪华的。我从来不参加节省钱的旅游。不过自从他去世之后……”

“别担心，亲爱的，”她的伙伴拍拍她的手安慰她说，显而易见她误解了前者的意思。“我会照顾你的。自从阿瑟去世后，我现在每年至少出去旅游两次。他最不喜欢旅游，所以我现在要补上过去的损失——用他留给我的钱。”她愉快地轻声笑道。“噢，你丈夫是干什么工作的，凯瑟琳？我可以叫你凯西吗？”凯瑟琳看上去好像大吃一惊。

苏茜·温德梅尔，我想可以称她为我们这个旅游团中最爱管闲事的人，而凯瑟琳·安德森则将是我们这个旅游团中最势利的人。这两个女人简直是天差地别，一个染着古怪的红头发，穿着一件长长的T恤衫，尽力想掩盖她下垂的胸部和微微凸起的大肚子，她的腿特别细，穿着绿色和粉红色相间的紧身裤，使她看起来就像一只圆鼓鼓的小鸟长着一双细细的长腿；另一个则穿一身相当名贵的套装，满身的珠光宝气，戴的是镶钻石的金表，一条分量颇重的金项链围在她的脖子上，梨状的钻石耳环很可能价值不菲。

“安德森夫人，”我加入她们的谈话，对凯瑟琳·安德森说道。我们大伙之间还没有熟悉到可以互称名字的程度，和凯瑟琳·安德森恐怕永远也不会如此熟识。至于叫她“凯西”，肯定是绝不可能的。“可能你忘了我的忠告，不要戴贵重首饰出来旅游，我想那些东西对盗贼很有吸引力。”

凯瑟琳·安德森看起来有点惊奇。“可是我已经听从了你的劝告，”她说道，“我把我最好的首饰都留在家了。”

“你还是把那些可爱的项链和耳环放进钱袋子里去吧，亲爱的，”苏茜·温德梅尔说道。“当我们到了旅馆之后，对了，旅馆在什么地方来着？”她转向我问道。

“塔伯达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不管什么时候，”她说道，“到了旅馆之后，你可以把你的首饰存在旅馆的保险箱内，亲爱的，所以你用不着担心。喔，我告诉过你我在尼罗河上航行的事了吗？你到过尼罗河吗？”

我心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这两个女人曾表示，在旅途中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她们想合住一间房。苏茜是为了省钱，凯瑟琳很可能是为了要有个伴。现在我已经开始怀疑，我把她们俩放在一起，恐怕不是什么好主意。

“我想穆斯林不会赞成同性恋的。”说这话的人，他叫吉米·约翰斯通，是我们这个旅游团的成员之一，他来自布法罗。他说话时用肘捅了捅他的妻子贝蒂，同时指着对面的两个男士。

“别担心，”两个男士中的一位愉快地说道，“我们不会在大庭广众面前手拉着手。”两个男士中，一个名叫本杰明·米勒，他身材魁梧，胡须微带红色，头发稀薄，棕色的眼睛，眼角已有皱纹；另一个就是刚才说话的人，是他的旅游伙伴，名叫埃德蒙·兰登，他身材修长，肤色黝黑，眼睫毛又长又卷曲，相貌十分俊秀，看起来比他的伙伴小10到15岁左右。

“我听说，人们会在广场上向他们掷石头。”吉米·约翰斯通继续说道。

我心想，他会是我们旅游团里最执拗的人。我还发现吉米·约翰斯通在整个旅途中，只要有一点不顺心，就会对每



一件事或每一个人大发牢骚。凭我在零售业工作将近 20 年的经验，我相信我在判断人的性格方面有特殊的能力，我只要对任何一个人瞧上一眼，就可以大体判断出这个人的性格，而且是八九不离十。多年的商店工作经验，使我学会了如何去观察一个顾客，有的顾客可以在别人的劝说下购物，有的顾客则应该让他自己下决心买还是不买，甚至我还可以判断出这个进店里来的人，有可能是冒充顾客来店里行窃的人，或是某个购买力很强的顾客，他开出的支票有可能是空头支票，银行会退票。尽管这样做并不好，不幸的是，我发现我的判断 95% 是正确的。至于另外的 5% 的失误，只不过是意外的挫折而已。后来，我弄清楚了本杰明·米勒和埃德蒙·兰登的关系，我作为领队在安排住房时，他们要了两间单人房间，在填写旅游团成员登记表时，本杰明告诉我，埃德蒙是他的侄子。

“我累了，妈咪，”蔡斯蒂·舍伍德撅着嘴生气地说道。我感到奇怪，为什么家长要给自己的孩子起那样的名字？我看蔡斯蒂大约有 15 岁，她不但爱发脾气，而且很不自觉。她有个坏习惯，每次她转身时总会用她的背包去撞附近的人，为此人们见到她走过来，就会赶紧躲开。“我们还要在这个该死的地方呆多久呀？”她用一种使性子的语调说道。

“这个该死的地方”，是指法兰克福机场候机室，那里确实是个令人烦闷的地方。我们这个旅游团，称作考古旅游团，我们从多伦多出发时，已集合了八个成员，包括：蔡斯蒂和她的母亲玛琳，吉米和贝蒂，苏茜与凯瑟琳。两个男士本杰明和埃德蒙，他们来自波士顿，却选定在多伦多和我们合会。

到了法兰克福，我的任务是找到约好在机场碰头的另外

几个旅游团的成员。一个叫理查德·雷诺兹，是蒙特利尔的商人，我与他只是在电话上联系过；另一个叫埃米尔·圣劳伦特，是一名来自巴黎的同行，他在三天前才决定参加这个旅游团。此外还有两个名人参加我们这个旅游团，一个叫柯蒂斯·克拉克，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高尔夫球职业球员，另一个是他的妻子，她护照上的名字是罗丝琳·克拉克，不过由于她是一个享有盛名的模特儿，人们都叫她的艺名阿齐莎，在好多杂志的时装专页上经常能看到她的情影，她还经常出现在欧洲各个高级服装展示会的T形舞台上。

要找到这一对人一点儿也不难，人们从体育杂志和电视台上，早就熟悉了柯蒂斯·克拉克那独有的、健美的棕褐色肤色，洁白的牙齿，以及一头金黄色的头发；阿齐莎身高大约6英尺，比她的丈夫还高一点，有非常漂亮的咖啡色肤色，优美的长脖颈、高颧骨，迷人的头上蓄着短短的黑发，高贵的气质和仪态万方的优雅举止，足以使见到她的男士们垂涎三尺，而女人们都妒忌得要死。毫无疑问，她非常可爱，是靓女，而他也可算得上是俊男。

据我所知，柯蒂斯·克拉克从未在重大的比赛中获胜过，要不是他把阿齐莎娶到手，他很可能就永远无声无息下去了。自从他成了阿齐莎的丈夫，全世界几乎有一半人羡慕他，并使他有机会能在电视台的摄影机前一展谈笑风生的技能。为此，电视台频频请他去做嘉宾，他的迷人的笑容经常可以在电视上见到。现在他还是阿齐莎的经纪人，小报有一个时期炒做得很热闹，她和她的前经纪人大吵过几次。我想不出他们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旅游团，他们俩完全可以单独出去旅游，或是参加更高级的旅游团体，不过由于他们的参加，确实能够大大提高我们这个旅游团的知名度。柯蒂斯·



克拉克对我说了好多次，保证他们非常乐于参加这次旅行。

埃米尔·圣劳伦特与我见过几次面，所以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他。他坐在靠近门的地方，正在读一本考古方面的杂志。他年近60岁，灰白的头发梳理得很得体，身穿法兰绒的衬衫，一件花格子的、夹克式的运动衫搭在胳膊上，一派时髦的巴黎人的装束。他看上去神采奕奕、十分整洁，显而易见他昨晚休息得很好，吃得也好；而我们这些人在飞越大西洋的班机上，坐的是狭窄的座位，吃的是令人难以下咽的航空食品，早已是疲惫不堪了。事实上，尽管我对蔡斯蒂·舍伍德的抱怨很恼怒，我自己确实感到累极了，刚刚为店里参加的一个展销会办完装货运货手续，接着就忙于为这次旅游做准备。为了当好克莱夫所说的旅游团的“专家”，我还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攻读有关的书籍，因为即使我对我们即将要去旅游的地方相当熟悉，我仍觉得在我们出发之前有必要多补充些考古方面的专业知识。在机场看到衣冠楚楚、仪表堂堂的埃米尔·圣劳伦特，更使我感到自己又邋遢又憔悴。

“劳拉·麦克林托什！”他喊道，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向我伸出手来，“能再次见到你太高兴了。”

“我也很高兴见到你，埃米尔，”我说道，他和蔼地亲吻我的手。“你能参加我们的旅游团太好了。”

“我也很高兴，”他回答说。“我刚结束一次商务旅行，回来后发现在我的日程表上正好有一个空挡，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你，看看能不能在最后的时刻再添上我一个。你的这次考古旅行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！既是一个旅游方面的好主意，又可以在提高本身事业的知名度方面有所裨益，是吧？让麦克林托什一斯温的名字享誉国外。我真希望我能首先想到这个主意。”

前面说过，柯蒂斯·克拉克和阿齐莎是我们旅游团里的名人，但是在某些圈子里，埃米尔·圣劳伦特甚至比他们还著名。埃米尔·圣劳伦特是一个古钱币学家、一个钱币收藏家。热衷于收藏古钱币的人，大多数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，但是对埃米尔来说，这是一个获利丰厚的事业。我们第一次见面大约是在20年前，当时我踏入古董行业不久，刚开始参加古董拍卖会。埃米尔·圣劳伦特当时也是刚开始干这行，而现在他已是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古钱币交易商之一，他的公司——埃米尔·圣劳伦特钱币公司已享誉海内外。我想他的事业十分需要他所说的知名度。

“埃米尔，你这次参加旅游团是单纯去度假，还是想到那里去寻找什么特殊的东西？”

“仅仅是度假，”他说道，“当然，要是我能碰巧发现一二枚迦太基时期的古希腊银币，那也不错，对不对？目前这种银币在拍卖行售价在1500美元到20000美元之间。如真能这样，除了可以抵消我支付的这次旅游费用外，还绰绰有余。不过这只是题外之谈，我这次去主要是度假，也可以说是回乡，确切地说我是在突尼斯出生的。我已经有40多年没有回去过，所以回去看看它的变化，看看年轻时去过的地方，一定很有意思。”他对我眨了眨眼睛，他戴了一副小小的、圆形金边眼镜，使他增添了一些学者风度。“我听说你和克莱夫又在一起了，”他转移话题，接着说道，“当然，是从业务上来说的。”

“埃米尔，我对你明确地说，我与他仅仅是同事关系，”我颇为尖锐地对他说。“你何不过来与旅游团的其他成员见个面？我相信他们一定非常愿意听你讲讲年轻时在突尼斯的事情。”当我领着他向其他人呆着的地方走过去时，我心



里不由自主地想，要是 20 年前，我选择的是古钱币而不是选择古家具的话，我现在该是什么样呢？当然我明明知道这种凭空瞎想纯粹是浪费时间。埃米尔刚才提到的古钱币的价格，让我吃了一惊。你无法相信古钱币竟会值那么多钱，不过埃米尔·圣劳伦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，虽然他也有起有落。有一段时期，我听说他在世界各地都有住宅，包括在纽约有一套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公寓，在法国的尼斯附近有一栋豪华别墅，当时他从事古钱币买卖没有多久。后来他做别的生意，把所有的钱都赔了进去。大约三四年前他又回头再做古钱币生意，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。现在看来他的经济状况正在走向全面好转。

当埃米尔和我走近旅行团的其他成员时，我听到本杰明·米勒在苏茜·温德梅尔的追问下，正在说“我是教授，在哈佛大学教古典文学、古希腊文艺、古罗马文艺之类的课程。”

“那你的朋友呢？”苏茜问道，眼睛望着埃德蒙·兰登。看来这个女人在我们未到达突尼斯之前，就会把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件事都打听清楚。

“我是一个寄生虫。”埃德蒙回答道。苏茜看上去大吃一惊。

“他的意思是说他暂时失业。”本杰明说道，一面瞪了埃德蒙一眼。

“哦，我明白了，”苏茜说道。“呸，我敢肯定这不是你的错，亲爱的。这是那些当政者的错。”

“你说得太对了，”吉米·约翰斯通喊道。“该把他们全都揪出来毙掉。”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，吉米？”苏茜问道。

“卖鸡杂碎。”他回答说。